# 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目錄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
陽湖莊毓鋐俊甫

卷五　序

#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五之上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鋐俊甫氏重校

## 序

### 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序

唐　梁　肅

晉陵守河南獨孤公以德行文學爲政一年儒術大行與洙泗同風公以爲使民悅以從教莫先乎講習括五經英華使夫子微言不絕莫備乎論語於是俾儒者陳生以魯論二十篇於郡學之中率先講授乃季冬月朔公旣視政與二三賓客躬往觀焉已而公遂言曰昔文翁用儒變蜀蜀至於魯當大歷初元新被兵饑之苦

今御史大夫贊皇李公爲是邦慇學道圯闕開此庠序自後俊秀並興與計偕者歲數十人子衿之詩起而復廢鄉飲酒之禮廢而復興至於今風俗遂敦美矣哉仁人之化也摳衣之徒承其波流得不勉歟旣誨而勵之又悅以動之朱輪遲遲逮暮而歸士有獲在左右覩公之施教退謂人曰夫四時繼氣而成物仁賢繼功而成化是學校也非贊皇不啟非我公不大鼓之以經書潤之以仁義君子得之以修詞立誠小人仰之以遷善遠罪泱泱乎不知所以然以至夫政和而人忝舊史記前召後杜而南陽移風民到於今稱之矧贊皇植學之本與我公道之以德德則有成而未播於叙述後人謂之何哉鄙不佞謹紀公之雅訓或傳諸好事者云爾

可與共學當覩諸斯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誰哉遂銜涕爲序俾來者有以覩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送張沁之毘陵詩序

宋 楊億

義興陽羨山水甲於江東張子巨源慨然發仁智之心飄然有登臨之興乘舟東下閈友與俱梁園雪飛汴流日淺榜人宿戒祖帳晨張於是京洛貴遊之賢鄉閭布素之執河梁惜别泣愴離羣澤國贈行咸抽祕思風雅之什燦然盈編又何必雜佩兼金然後充乎巾襲也行矣三吳之地素多賢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雖君子在位巖穴豈無隱淪刻善人爲邦閭里已臻富庶儻能爲我擇爽

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粲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誡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不陟哉公諱及字至之祕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爲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文體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於道故於賦遠游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奕

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潁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德貽後昆則先秘監蕭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瑕邪谿述其敘一事紀一物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夫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

可與共學當覩諸斯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誰哉遂銜涕爲序俾來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送張泌之毘陵詩序

宋楊億

義興陽羨山水甲於江東張子巨源慨然發仁智之心飄然有登臨之興乘舟東下蘭友與俱梁園雪飛汴流日淺榜人宿戒祖帳晨張於是京洛貴遊之賢鄉闗布素之執河梁惜別泣愴離羣擇國贍行咸抽祕思風雅之什斕然盈編又何必雜佩兼金然後充乎巾囊也行矣三吳之地素多賢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雖君子在位巖穴覺無隱淪矧善人爲邦閭里已臻富庶儻能爲我擇爽

塏營別墅當使夫陳力不能奉身而退受一廛而爲氓與萬物而共盡此所望於子也庶乎勉旃嶽歲發春遲子西笑

靈芝序　　　胡宿

噫天壤之甄化有自然之妙物其名曰芝草世不常產根無定系至虛幽贊太和陶蒸託寓而葩表顯有德豈非靈氣之所回復神物之所護持哉侍郎蔣公性正道全年耆德茂往以致官來還宰族天子崇重俊乂閔勞以事進拜小宗伯告於吳下樹石三徑溪館在焉癸巳夏六月地中產芝一枝挺然發榮匪茇匪植芬藹卻邪鮮明眩覩一之日得土之正其色惟戊得大圜玄黃之象焉三之日受天之和變彩而紫得句曲燕脂之色焉太守李公賞異之

率賓僚宴其第奉觴爲公之壽復以靈芝榜其坊公酢而賦詩歸美於春秋之地主吳士善詩者隨而頌歎之李公見授以書託志其事考之舊史東陽以孝行產於廬次中牟有善政生於便坐書之聳動揭以昭德公才稱朝廷名爲時宗至德中和表於履道大雅豈弟發爲政事不登袞路議者惜焉夫芝仙草也道書載之尚矣其或者以公之德之劭謀謨弗究欲其謠綺季之曲樂羲皇之化誕錫難老俾昌遐福以明大有上吉无不利也宿覗公丈人行也聞之欣抃然不得侍几杖爲壽於樽下亦願以芝名公之館焉

## 論語解義序

鄒浩

聖人體道者也其發越以撫世則所以益無疆者皆見之行事其

韜晦以就閒則所以規不朽者惟載之空言載之空言固不如見之行事爲深切著明也然而諱窮久矣而不免求通久矣而不得道固無積而時命礙之則雖欲無言而言終不廢豈其得已哉論語之作有由然矣所謂析理而使昧者之必達謂之論所以應問而使叩者之必受謂之語是書也後世豪傑之士隨繩望表以自立言者猶能探賾索隱中倫合度凡學者虛心焉況本出於聖人者此傳所以莫大於論語也且以六經之言孰不出於聖人乎然而其於易也因伏羲之卦文王之爻而繫之以辭而已其於詩書也因衆多之辭帝王之迹而刪之以趨全而已其於春秋也因紀實之信史而修之以示褒貶而已其於禮樂也因固有之情文而

正之以教中和而已要之雖皆出於聖人而非純乎聖人之言者也純乎聖人之言意其爲論語乎夫以論語爲純乎聖人之言而二三子之言亦錯雜其閒如之何曰冶金爲鐘梡革爲鼓聲固藏於其中矣不考則不鳴也人曷嘗先聲以邀彼之我應哉亦隨所考而已矣然則不有二三子之言何以見純乎聖人之言也是故達其所謂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之類則易之道得矣達其所謂詩可以興觀羣怨之類則詩之道得矣以至書也春秋也禮樂也苟悟其一言未有不冰解凍釋以詣于道者從是觀之其書雖簡其所該則詳其言雖近其所根則遠非白覃思而精之豈能抽其緒以瑩晦焉顧浩瀚淺何足以與此姑薦所聞與有志於道者

講之而已矣

孟子解義序　　鄒浩

孔子沒世喪道衰百有餘歲以及孟子之時其害尤甚以湯武爲弑君以周公爲未智以匡章爲不孝以仲子爲廉士非特此也不動心如告子猶外義而莫悟事豪傑如陳相猶倍師而自若則道之不明可知矣以利國爲先務以殃民爲可爲以戰必克爲良臣以逢君惡爲無罪非特此也可與有爲如齊宣王者其所問惟威文之事可與有言如公孫丑者其所冀惟管晏之功則道之不行可知矣孟子於此時上下無知而信之者操不售之具以周游其間不少貶焉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其道則自古以固存而孔

子之所傳者也孔子之於道不得已而載之後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然而有目同視而所見者近有耳同聽而所聞者淺有心同思而所得者他而不正則爭以自取勝而大道斯為天下裂矣然則孔子之後能紹其傳者孟子一人而已也與太和為一而充塞於兩間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義其所養之氣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極於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極於聖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於詩則以意逆於書則取二三策其通經有如此者敷陳於齊宣梁惠之前訓告於萬章樂克之徒曲而中多而類其出言有如此者見與不見皆不以入枉已受與不受皆不以利廢義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養之氣發其所造之妙無施而不可則其為

道經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餘事耳柰何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舍我
其誰之志終不獲伸是以其功止於距楊墨以承三聖而已矣雖
然使楊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天下後世咸知父子有仁君臣有
義不淪胥而爲禽獸則其志雖不伸於當時固已伸於後世矣以
道論功如之何其可及也其後名世之士有出於漢而能知之者
莫如揚子故論其道則曰不異論其功則曰廣如有出於唐而能
如之者莫如韓子故論其道則曰醇乎醇論其功則曰不在禹下
非苟知之也竊自比焉則庶幾孟子之道擴斥佛老則庶幾孟子
之功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見也有所庶幾且無與並況孟子乎
故韓子曰學者必謹於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浩嘗

聞之於師曰誦孟子之書非難深明其意之所在爲難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難能以其所以自任者務式而行之爲難昔孔子之門人如仲弓之有聞於仁則請事斯語如子張之有聞於行則必書諸紳今孟子七篇之所載非直孔子答問之際一二言耳學者或尙愧於仲弓子張之賢則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願與諸君子共之勿徒誦其書明其意責以爲速化之術而已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嗚呼豈獨顏淵之於舜爲然哉

葛亞卿廬陵詩序　周必大

崇甯初元詔凡置學州並選教授二員明年故大司成葛公次仲

以道德文學首膺新書分教於廬陵方新法之行吏徇時好凡答問稍與王氏殊者輒以異端坐之公獨越去拘攣寓意篇什其美刺比興深得詩人吟咏情性之旨不但貫穿今古摹寫物象而已時著錄於學者幾千人其承公講畫爲文詞者皆有可觀故顯謨閣直學士劉公才邵年甚少才最高公力薦進之學問日成已而登優第掌內外制以歌詩名四方清婉有唐人風至今人皆樂道一時師弟子之美而未知公推賢揚善之必有後也隆興甲申其子右朝奉大夫立象來守此邦於是耆老縉紳雜然稱曰夫數窮六十美因必復向司成之任吾州也亦以甲申謂天非報施耶何歲律之適同也某竊按魏劉馥爲揚州刺史聚諸生立學校後其

子靖守廬江詔曰鄉父昔爲彼州今鄉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惟公賢父子傳世濟美事適相類州之士人思欲明於大君紀於策書而不可得又頌武公之緇衣咏召伯之甘棠而不可盡乃相與裒公舊所著古律詩得二十七篇告於教授林仲熊將刻之石而俾余爲序夫詩固非待序而傳也若公特立之操好賢之心積善之報總總章章賓以傳哦與聞之隱而弗宣非人情也故爲推本末而題其首云

## 葛敏修聖功文集後序

周必大

糊名取士若乘貫務華然主司賢矣自有以得人葢遣詞近古洪非碌碌之士而織嗇浮豔者違道之文也歐陽文忠公知元祐貢

舉所放進士二三十年間多爲名卿士大夫用此以求之歟元祐三年東坡先生嗣典斯事即文觀行所得爲多是舉也奉議郎葛公奏名第七學問文章抑可知已後八十年其從孫淵攜家集相過使予一言昔我外祖給事中王公亦以古文論周秦強弱見知東坡賓在前列已而廷試唱名第五政和中入掌書命專用西漢文體爲用事者敲撼賴天子仁聖力保全之未幾竟坐元祐學術斥去於公蓋同年進士以道義言之實同門也則予與葛氏不爲無契然而公之實行撰儒李公誌之公之逸事杉溪劉公跋之其文則有澹菴胡公之序在振宣幽光三絕備矣復何言哉獨一事偶闕待書甯徵荊軻者有待夏無且邪予嘗觀書太史氏按崇甯

元年九月乙未詔書定元符末上書邪等五百四十一人而公姓名在焉由此罷確山宰廢於家越三年六月丁巳始出黨籍人謂公久困當少折其詩乃云從今益勉爲忠義一噎如何便廢飡味公此言夫豈以利祿得喪二其心者使天不奪之年得進爲於世不負東坡寄矣況肯負國乎此事與我外祖相類皆所謂不易乎世者故表而出之復以其書歸溉溉强學篤行爲文有家法與葛氏者其在斯人歟乾道二年十月八日

## 丹陽集序

孫覿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顏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事雖游夏由求之賢不可得而兼也將相大臣端委一堂折衝萬里以身進退

爲國經筵其視文章一小伎耳固無藉於空言儒學之士奮身事
主以就功名時命大繆則退處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啟悟後
覺跡不見於事業亦足以不朽矣二者不可得兼亦其勢然歟右
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丹陽葛公自髫丱以奇童名里中年十六
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節林公子中愛其文薦
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試宏詞皆中第一於是名聲隱
然動京師始去州縣吏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祕書入尚書爲郎當
是時天子輯瑞應蒐講彌文報禮上下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
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瓌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交口譽
歎謂公即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追湯盤周誥商詩

魯頌之作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擢大司成遂躋法從會新宰相用事與公有連補郡去國公聰明疎達典數大州首除一二凶猾之亂治者寘諸法然後簡節疎目以柔道理之而尤詳於折獄躬自臨聽不以屬吏往往得其情於片言以故所涖多平反無侵冤者燕山之役詔州縣率免夫錢而以乏軍興罪夫官吏之不如詔者公時守湖度六縣民力所堪令蠲其半湖人至今思之公施於政事又如此既沒有司議行易名以道德博聞曰文安樂撫民曰康公應二法謚曰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兼得之而卒不大用可爲天下惜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哀次公詩文爲八十卷號文康葛公丹陽集自天德地業五材萬物變化隱顯鉅細之要世

治亂人賢不肖事之得失是非興壞之理盡載此書而尤喜爲詩喜怒窮泰悲憂愉佚臨高眺迥飲酒歌呼雜然有觸於中則大篇長句援筆立成不改一字非若前世之士以一能一伎列於儒林者也某與公同州里視公爲前輩盛德而與公從遊最久故蓄公詩文爲多校今所藏又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未紀次別集未出也殘年投老復覩鉅麗如獲拱寶三歎之餘乃序次以爲公詩首公諱勝仲字魯卿常州江陰縣人遺奏上贈特進云

道鄉集序　李綱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

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辯曲說絺章繪句以蘄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

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闊達温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柄栩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六雜著傳記序述及紫薇制草合爲四十卷將鏤板以傳於世求序於綱義不得辭且爲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旣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於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爲太平而不可跂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㨗武竄逐朋黨之論寖興而士始以言爲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

故以寒責甚者至於變亂黑白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屢瀕於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當然至崇甯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於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爲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於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爲何如哉

## 鄒公侍郎奏議序

楊時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寵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流布中外欲使天下聞之眞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辯者公旣沒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眞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

奏議一編屬予爲序予於公非一朝燕遊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予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予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卽馳往省之見其苶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冰華先生文集序　　楊時

冰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年十六七時其詩已爲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蘇公之門與之方軌竝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與之意至矣

然公以是取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權要擯之終身卒以窮死公初在平江雖爲郡貳而政實在公出老姦巨猾屏氣惕息摧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怙已而爲有力者所困不得盡其所欲爲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思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刻厲日以詩書自娛無窮慜慦懣之氣遇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詩爲多公旣沒其子翊集其遺文屬予爲序余竊謂東坡文妙天下爲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況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願見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遊執友凋喪略盡晚學後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爲之因以著其出處之大略云

送孔博文之江陰軍序

尹焞

昔孔子相魯侯會齊侯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旣會用能卻萊兵反汶陽田由是知大聖人振武耀兵能使强侯慚懼豈若侏儒巽懦跼蹐轅下一籌莫展也哉厥後子産爲漢高左司馬破羽垓下世文知陝州平鼎澧寇遷撫州單車諭撫建昌閧卒是皆用武以定亂能傳大聖人家法者也越世五十博文君夙諳韜鈐沈毅有大略並仕爲本州團練屢立戰功今膺簡命晉階武功大夫俾統制江陰軍將行來謁予請所以守江陰者予語之曰戡亂以武襄治以文此不易之論然亦時爲之也有時文亦足以戡亂武亦足以襄治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文

治武功吉甫以一人兼之孔君其勉乎哉君故儒家子宜用以襄治也然江陰爲江海要衝劇盜出沒波濤如履平坂總戎有干城之寄非武何以禦侮君爲統制將以戡亂也今和議成朝廷有意戢干戈命將守要害制御撫綏而已非文何以飭治然則是行也其簡卒伍而訓練之撫流離而勸課之嚴飭守備鼓厲戰士內平巨寇外威強敵隱然江淮保障使聖天子無北顧憂庶幾文經武緯仰符大聖人遺烈孔君其勉乎哉博文拜手曰謹受教予書此以贈其行淳熙辛丑春三月舊志淳熙作紹興案紹興無辛丑辛丑乃孝宗淳熙八年也今改正

送邱宗卿知秀州序　陳亮

嘉禾於今爲輔郡德意間弗克盡孚地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

於是乎不苟矣財有隱漏遺之民斯可裕乃欲以括隱漏為功使及先王時將安處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一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事上下有制末作有禁兵不吾夷緇黃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況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胑其生而況具耳目鼻舌與吾無間者乎民用是甯禮義用是興嘉禾之民獨不與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用裕於上下立窮之時布信於法禁之所不及獨無其道與於是乎歌以送爰若為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 詩藪集序

芮煇

煇觀近代文章之盛莫若本朝其間名公卿材大夫以文世其家者代不乏人或父子相繼或兄弟同時然不過一再傳而聲采不接其至於自祖及孫奕世相望愈出愈新如吏部侍郎葛公之家學者亦鮮哉葛氏自通議起家清孝繼之而官猶未達也文康公始以文章大厥聲爲天子近臣於鋪張太平之時至吏部又以文章掌制於南渡中興之後吏部之子正言郎今復以文接踵臺閣言論風旨爲時聞人蓋葛氏之家學通議清孝培其本文康發其華吏部擷其英而正言又將以潤色而振耀之者也其資深力久哉煇與先兄祭酒同爲紹興十八年進士吏部先生實參掌文衡今煇復與正言同朝一日出示吏部文集謂之歸愚且謂煇曰子

爲序之煇於吏部爲門下士其敢以不敏辭嘗謂古之爲文者本於學今之爲文者空文而已文乎文乎豈辭藻之謂乎學乎學乎豈章句之謂乎賁大聲宏夫豈偶然吏部之文務去陳言而不露斧鑿痕自出機杼而不襲他人後行学者語皆有來處非讀書博者不見其工至其閎肆馳騁而不失程度紆餘淸麗而歸於雅正又不可以一體觀也盖葛氏之文至此而自成一家矣此師友淵源有自而吏部又從而增殖之也然則空文而已不本之學安得至此哉吏部立朝大節終始無瑕雖未盡見於設施是不負所學者嗚呼豈其所積而嗇其所享不可以理詰也移忠委質益大其門其在後之人乎豈徒其文而已煇老矣何及見之

昭先小錄序

元危素

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陳公炤死城守後六十九年爲大元至正三年皇帝詔修遼金宋史其曾孫顯曾以書告史官翰林直學士王公沂師魯翰林修撰陳君祖仁子山經筵檢討危素太樸請錄公死節事陳君及素復書曰史官修撰余君廷心實當紀公事而愼重不輕信於是顯曾又亟以書告余君反覆哀痛余君雖愛其詞然猶難之後從國史院庫得德祐日記載公授官歲月與夫復城城守兩轉官城破死節褒贈等事甚悉始爲立傳而顯曾未知也遂走京師伏謁余君以請今其傳旣上進矣顯曾退輯次諸公爲公所著文字及其前後所與書問題曰昭先小錄使

素序其端素後過常詢其父老而參以野史雜記所載獨恨忠義之家其子孫往往才智下不能道先世事可勝悲哉而顥曾獨惓惓焉於此懼其先德之不傳可謂賢矣且顥曾學行淳懿方出爲當世之用此録蓋不待序而傳者然素讀宋禮部郎官鄧公光薦續宋書謂常之天慶觀道士收城內外積骸萬數至不可計井池溝塹無不充滿僅餘婦女嬰兒四百而已大軍入江南屠戮未有如此者則常之事史家尤當盡心焉按大元丞相伯顔驅降將呂文煥由常衢臨安先是左丞阿荅海攻之月餘不能下會守臣趙與鑑稱病逼入王真臣者屢舉不中流落無藉人也適寓常與錢訔者詐稱郡官開門迎降降書首署錢訔而未及已今法以署後

者爲長貢臣遂守郡訔乃次之是年三月故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子訔以知某州家居宜興與公合謀起民兵二萬復常州事聞丙申授訔帶行軍器監簿知常州調揚州兵七千隸之五月戊子公差通判常州六月戊辰特以其職起復加奉議郎於是樞密院都統制劉師勇副統制王安節皆以督府令分兵守常加師勇安撫使殿前都統制張彥攻呂城八月加彥遥郡觀察使師勇防禦使又命統制張全將淮兵二千來援文天祥督軍平江公之子應竈奔愬乞援天祥義之使朱華將三千人尹玉將五千人會於五牧全往橫林設伏於虞橋大兵掩至麻士龍死之全不救走還五牧華欲掘塹設柵全皆不許大兵薄華軍華力戰自辰至未華軍

死於水者不可計至暮大兵遠出華背曾全謝雲胡遇曾玉先遁尹玉力戰手殺七八十人全軍隔岸不發一矢華軍度水挽船全斷挽者指於是多溺死者尹玉戰死全亦宵遁惟尹玉殘軍五百與大軍角皆併力死戰無一降者質明易崇等四人脫歸天祥謀再遣兵道不通矣全淮東儧將也嘗從呂文德復淸河兵已入城全鳴金收衆文德不敢以斬將自專送之閫帥竟免之及是天祥欲先斬全并賞敗將於軍法以全朝廷所遣請於陳宜中宜中又免之卒以降天祥至餘杭始斬曾全以徇且自呂城之敗城中短氣然然堅守四十餘日殿司及所隸籍糴偶語欲進異謀輒憚師勇忠壯莫敢發言俄羣鴟飛鳴匝城中衆疑其妖亡何大軍有鵶

鵠亡集城上請以善馬金帛犒之師勇不予與淮將謀卜十月丁
巳率勁兵突圍出戰乙卯伯顏親率二十萬衆抵城下急攻北門
將士力戰而退遂攻南門屆迅分將張超離所部謁神祠大兵自
超所守處登城軍士不見主將拒鬬不力城遂破撥發官傅忠導
師勇以數百人開東門拔柵踰塹而去師勇弟馬墮塹躍不能出
師勇遙舉手與訣轉戰而前問道疾走幾危者數比至平江纔十
一騎云安節善用雙刀率死士數十人巷戰及左股斷猶手殺數
人大兵脇之降安節大詬曰汝不知守合州王節使邪乃吾父也
吾豈爲降將軍辱吾先人遂死之天祥後繫燕獄爲詩哀常州云
常州宋睢陽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死者皆忠義之鬼哀哉

哀哉詩曰山河千古在烟火一家無壯甚睢陽戰寃哉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昏齒提封舊撫膺三歎吁嘗縱火自焚公調兵巷戰敗歸坐廳事左右牽馬請由小東門出公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堂上慷慨不屈死於所居之位是時淮軍死闘人殺數人乃死有婦人重傷伏積尸下見淮軍六人爲大兵所逐六人反背相拄且前且闘殺數十百人乃斃莫諓之者宜與浮屠起兵戰死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不降死至是朱雖危猶用襃恤之典贈麻士龍正任高州刺史一子承信郎尹玉濠州團練使立廟贛州一子承節郎賜田若干畝王安節保定軍承宣使謚忠壯二子大使臣恩澤賜銀絹五百會子二十萬田千畝姚訔龍圖閣

待制公得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二子將仕郎皆立廟莫謙之武功大夫素昔聞儒者之言曰天地有大經亙萬世而不泯者忠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之朝務存至公不責其抗而録其節至於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雖賞之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祖致丁公之戮文皇章君素之贈皆所以植天表正民德崇世教非淺見俗識所能測也仰惟今皇帝示天下以至公明詔史臣毋諱死節素待罪史官分修忠義傳罔羅放失夙夜兢兢故常之事得而備書之然猶恨死者多逸其氏名爲之永慨而已顧安得家有賢子孫如顯曾之能昭其先者乎公家本寒素既祿食歲進稍頗多積粟鄉之人乏食者以衣來質輒以粟

與之頻歲不贖之衣甚多是歲又盛釀酒九月十有三日公生之日應寵自無錫以數舟載衣及酒盡裝以入城稱壽因犒軍士畢公曰吾必死此吾宗不可無後汝歸守墳墓毋復來泣別而出故應寵既請援督府又傾家募士以補散亡革命之後杜門不出命子協購求 公遺文錄藏之衣冠不改終其身焉顯曾之生協稟命其父以制名字以景忠訓之曰顯曾者欲汝顯其曾祖也景忠者欲汝景慕曾祖之忠烈也汝其識之及病革遺言曰汝毋忘重闈之養及名字之命顯曾泣曰不敢忘而目不瞑顯曾曰不敢忘遺也乃瞑時顯曾年方十六故顯曾克循教誡久而弗懈余讀其公之錄亦必為之廢書而感泣也至正六年四月既望

## 毘陵秋懷詩後序 并引

王逢

詩云老兵爲說劉都統起坐舟中思滿襟呼武城危寒日短紫駝塵暗朔風臨江山不盡新亭淚天地長懸即墨心宋祚未移中道死至今劍井蟄龍吟

至正甲申秋逢自金陵歸泊常州城下有老兵能道劉都統事劉名師勇山東文安縣人也少英銳涉獵經史包恢平長興盜師勇與有功授都統制守濠至元十一年王師渡江逼常州時宋德祐元年也春三月知州趙汝鑒遁通判錢彬以城降與宋鑑少異師勇前已入衞至是與都統王安節殿帥張彥受命克復之以姚訔知州事因共樹柵鑿濠爲扞禦計夏五月安節自呂城出迎元兵戰不

利彥尋以衆降且追彥招旹旹罵曰若食國厚祿不能死難反說我耶狗彘尋旹壓冬十月大兵圍城數重宋丞相文天祥發兵來援連戰不利降臣呂文煥射書入城諭以禍福流矢中之文煥怒白伯顏丞相建鉤援之屬晝夜力攻五十餘日師勇登陴裹創拒戰且曰吾城即破金山長矣丞相因識其語命舁金山寺沙門問計沙門實無計詭言城肰如龜擊其尾則四足披露矣十一月用馬牛皁爲屋以蔽矢石趣死士相銜輦土塡塹灌脂砲中炎燄括發急攻南門城遂陷旹戰死妾節被執終死不屈師勇從八騎手殺哨騎數十百人易其衣甲以混北軍裨將張超墜馬師勇斬其頭以給衆曰急追劉都統所向披靡得從閒道赴行在扈二王入

闘至紹興憤懣疽發背卒江陰孫讀所傳亦然特少異耳師勇嘗經江陰悟空寺時烈寒冰血膠于湯解之射一箭於寺塔意氣慷慨復題詩於壁乃去孫能記誦之或曰國初吳城外僧舍有一老僧長七尺許居十餘年未嘗面北坐人詰其姓名輒不答死之日僧開視其篋笥有師勇官誥豈其人耶抑其騎士耶不可考矣逢

論曰趙宋苟安吳會姦臣擅權國以殄瘁天兵所臨望風渙散襄陽一文煥以孤軍抗守六年卒以援兵不至而降失江漢蔽因以危亡師勇與甞智勇足以濟難戢分所寄僅得收復一城猝創殘之卒以禦百萬之師雖古雄烈蔑以加此甞之死綏亦足愧死汝翳彬彥之徒矣師勇智略絕人其軼出重圍可謂驍將戰之不利

天也𢀶王入閩猶昔人即墨之志事之成敗君子有不論焉文丞相嘗謂滿城皆忠義鬼是謂德化所致若安節出處大略更强毅不屈凜然有烈士之風嗚呼偉哉

復鄒忠公墓詩序　　脫脫木兒

至正庚寅冬常之監郡太守率僚屬祭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士君子莫不賦詩以頌休德俾予題其端予惟道鄉先生實故宋之忠臣當元符間正言極諫務去姦邪以淸朝政推愼獨而整綱常言弗見施謫黜不悔載諸史傳赫赫猶在人耳目萬世祀之不可泯也自元兵平宋迄今百餘年松楸淨盡地亦爲村氓漁奪寒烟野草閒獨遺冢存焉吁可憫也問之監守是郡者未嘗一至而訪

其事日往月來其不沒於耕犁者幾希矣今二公以內朝之碩臣出蒞茲邦未逾年政平人和剔遊蠹革既底於理而又崇學校之教訪前賢之迹百廢具興行前人之所未行於是郡人謝子蘭乃上郡事以請二公樂從之即歸墓田籍於學至是具牲幣親抵郊以祭爲之伐穢榛翦奧草立華表以聳瞻視求斷碑而獲遺文則久荒之墓復蔚然於林莊矣及歸仍命構祭亭樹松柏立石以記若二公者非有忠君之盛心惡能舉忠臣之墜典哉遂不辭而書其實用達於廊廟得人者

澄江櫂歌詩序　汪澤民

太平王生光大以澄江櫂歌詩求予序其端且曰是詩江陰王原

吉作也原吉與予同姓同業學詩於延陵陳漢卿柯敬仲俱事邵庵虞公得其傳邵庵蔚然儒宗爲時名臣拜參書奎章閣卒陳令爲東流尹亦躋縣仕原吉窮而在下自能以詩鳴家居澄江志樂漁隱因以目其詩初光大得之永嘉陳昌道氏併日夜讀一再過竊中於心光大事先生久與原吉姪同業而其志又同願受一言以爲評隲詩言志無間於古今無分於隱顯也當堯舜時朝廷有賡歌之美康衢有擊壤之謠古詩三百篇國風雅頌皆然漢魏而下各其心志工其文辭迄於宋季滋甚我朝疎齋子昂能五言曼碩善歌行邵庵長於律三四公絕作一洒宋季之陋並驅晉唐駸駸乎漢魏而進於古矣雖然學古有道生歸持其志養其氣使德

存於心而言出諸口志之大者其氣渟以淸其辭婉而直其聲舒以悠旨意無窮誠如是不期古而古何待有爲哉又余聞文章與風俗相推移觀澄江櫂歌則虞趙虛揭三四公之功昭昭矣原吉守虞鄕之學宗邵庵之傳博以三百篇之趣櫂歌春申山水間發情止義不古也哉惜乎老不能振之也然聽歌滄浪觀風康衢必譽者有所試也倚歌而和之樂善有誠也聽其言而知其德觀其志而審其有爲古之人皆云曾謂我娟夫人乎哉王生其懋之生請書其言遂爲叙

思賢錄序　　楊維禎

予讀宋史忠諫傳至道鄕先生鄒忠公浩未嘗不撫卷歎曰嗟乎

士必以風節名義而後克士國必以端人貞士而後能國宋有三舍人五諫官之號皆炎趙氏藉以立國者吁其培養成就之功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公職諫官在元符中時則章惇柄國椒房之事言人所不敢言惇危殺公幸其郎敗而公謫萬里外建中靖國召還蔡京復得政公又以直道不容再度嶺表然而風節愈堅名義愈重公遂名五諫之列吁非其人得光嶽之正氣而又得聖賢之正學者不能慕公嘗從二程夫子游矣故其所學始於事親而鄉黨稱其孝移於事君而天下後世稱其忠吁大節若爾其著經有解奏君有議固知有德者必有言也後世思其人不見則讀其文者可以尚友焉公之同郡士有謝君應芳者起於二百年之後

完公之墓於既廢集公之文於既寡思賢有編凡若干卷不遠千里來錢唐徵予序文編首夫謝君非公之氏族也非公門人故吏之後也而爲之始終經理不替其先氏爲公子孫復有拔而去至鬻墓田樵墓林者吾不知其何心也吁忠義之天獨觸感於謝君則知謝君爲端人貞士他日克紹鄒先生之餘芳者吾不於謝君望之而誰望至正十六年三月三日序

送徐仲剛詩序　陳基

無錫兩君子其一曰徐君元度仕爲祿署正官居京師有聲其一曰倪君元鎮隱居著書求志不同余皆辱交焉仲剛徐君之子倪君之壻也徐君倜儻好義博雅有識度與名公鉅卿遊許與意氣

有國士風倪君讀古人書忘飢渴爲文章有魏晉間人氣韻其高不仕之節雖漢東都士大夫弗過也兩人者所趨不同要其歸皆激昂砥厲不與流俗同乾沒然兩家用是日益貧徐君以祿自養倪君以書自娛其子弟各習知二父意仲剛獨瓌奇敏給好禮而文居則從婦翁學爲詩出則從父官於朝夫生爲名父之子長娶名父之女出處問學不離二父間仲剛之得於天者夥而失於人者鮮如是哉雖富貴利達不足爲仲剛道然奉以周旋弗敢鈌墜此季文子所以爲魯之賢大夫也仲剛勉乎哉凡與兩君子好者咸賦詩以贈仲剛屬余爲之序

## 送張德常序

陳基

張君德常由吳縣長調同知嘉定州事將行或曰德常爲布衣時躬耕陽羨里中讀書事親足以卒歲蓋自以爲一世之高士矣及聲聞益著德學交孚所知辟爲吳縣丞尋由丞陞尹出則居官字民入則與子弟侍其尊翁銅官府君起居怡訢訢如也若是三閱寒暑吏民咸化服而縣门以理由是治行卓卓爲一郡稱首使者循行州邑而德常遂以最官居上考蓋至此而德常雖欲復以布衣高一世其不可得矣及調官嘉定州同知州事或曰州視縣雖已崇然同知爲貳職縣視州雖益卑然尹爲長吏尹之職固顓矣然自辰及酉蹩躠焉卒以事隸大府雖飢渴不暇飲食久之僅得以最考稱於時由是言之爲尹孰與佐州爲貳職亦較然明矣夫

鞠躬州縣與偃蹇布衣出處固大不侔矣然使事親讀書無或慊於心又庸知造物者非所以玉成之也哉又曰夫祿所貴于逮養者以其能推以及民也德常爲縣治行可稱其殆知所推乎自兵興以來芻糧器械水陸戰攻之具取給於州者不一而足而姦吏並緣爲市又貿貿焉日夜侵牟朘剝乎其間田里之民咻噢呻吟而卒未知所休息者由上之人不知所以推之之道也德常既知推之於縣矣則夫舉而措之於州譬之醫者之用藥取其已驗之方而試之則必未有痿而不起傴而不信者也德常勉乎哉吾恐是州同知之席不暇煖而有司者將不得以尋常繩尺較歲月於德常矣予與德常善故於其行以或者之言告之然不以頌而以

規者蓋知之深所以望之厚也

荆南倡和詩序

馬　治

前年予歸養親始寓荆南山中荆南者地志云義興俗勁直有荆楚之風故水名荆溪溪之南曰荆南非江漢之間所謂荆南者也常之屬邑四而義興山獨多凡山之蘢峰錯出者唯荆南爲然義興故僻左而荆南延亙且百里予所寓處距州郭七十里四方賓客苟以事來義興者多止州郭遻去以故荆南雖有佳山水谷巖潭洞之勝多不知使知之亦不暇遊也予雖以邑人久寓於兹而亦未極披覽去年春履道自吳門來與予俱主周氏家周氏好學有賢行得客予二人乃大喜爲屋澗東西以館之置茶具酒杯屬

其子弟從之遊盖今二年之間亦稍稍事搜覽天高氣淸間相與登銅官窺玉潭詠頣山晚晴送具區之洪波招天目之遠雲而吳興桐川諸山若奔走來會可喜者始告向者缺遊觀之勝也閑居讀書念親舊離別與夫風泉月林之間載嘯載歌商今古較人事弔吳封禪遺蹟思孝侯折節從學之勇不可復見與夫杜牧之之風流蘇長公之英靈則復感歎悲咤嗜嗜不已予與履道意思皆然因合前後所作爲荆南倡和詩若干篇嗟夫予二人者交舊矣向年與履道居吳門或居無錫其相從之好有之而聚散極倏忽然非有如今日之久也更倡迭和非有如今日之多也惟其流離不偶亦豈有如今日之甚也哉蓋前五六年民物尙富康士往來

眾西州者眾故於登覽不能專宜其於山水之勝反有略而弗顧者今予與履道徒以留連至此遭時屯阨不能羽翼以飛殆所謂匪鱣匪鮪潛逃於淵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噫士至於此乃得於一邱一壑䆗心焉由此觀之則人之有憂患孤苦者未可以爲不幸也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疢疾詩亦然又況重於詩者乎異時年邁志衰皤然兩翁復相遇於山顚水涯開卷一笑則猶藉此以識憂患窮愁之歲月云前年至正十三年也十五年秋七月序

張氏譜圖序

明　宋濂

張以字爲氏出於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

張氏而譜家謂少昊弟五子揮爲弓正賜姓爲張則非也子孫蔓延分適他國而居清河爲最盛清河之族布於大江之南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於何世圖牒散漫不可鉤考至月崖翁始入於譜翁諱暉喜聚四庫書多至充棟人有願購者輒乞與之然博聞强記或以疑難質焉則曰是出於何書何篇從容而起抽架上所有拂塵而驗之無差爽[illegible]暉生翊翊生思明通天官之學兼以六物推人休祥究然日蠁閭右民有不平之鳴知思明直而無徇嘗徼而愬之思明出片言理詘者而頸發赤以去不敢譁然尤尚風義州有過客號材大夫者必主之雖至單乏不恤也市有病坻臥道周氣奄奄欲絕思明舁至於家召醫調護之愈乃遣東甌書生疫

死逆旅中逆旅氏大怖不知所爲計思明具衣冠藏之淺土其後竟得以喪歸三山梁先生與思明有連及死無爲主後者煢妻與四女日夜相持以號思明爲治葬事飲食其妻終身且悉配其女於士族君子稱之曰古有行義之士今惟吾張明德乎明德思明字也後爲陰陽學正以終思明生端通毛氏詩用呂肅公之薦入仕四爲校官遷浙西部使者掾丁元多故干戈相尋丞相康里公承制行事遂錄其軍功超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端生宣宣能辭章入國朝以考禮被徵來南京尋至史局與修元史上親書其名召至殿庭卽日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人以爲異恩云時予適長詞林宣數來請曰宣之宗族遭兵亂之餘凋落殆盡所僅存者惟

宣之祖若父暨宣兄弟爲四人三世自相師友漸摩道義不敢違聖賢之明訓迺者先祖又傾背矣痛念世德弗昭家牒不修皆無以示遠爰輯爲一書虛其首簡先生儼畀矜之冠以序文實宣之願也嗚呼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去古爲益遠矣夫姓之與氏亦昭然易見者獨混淆而無辨況於遷轉之無常承傳之盛衰又焉能盡知其所自出哉此無他圖譜之局不設中正之銜狀不存亦已久矣雖有智者出於其後將何徵之邪宜乎宣之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予竊聞古之爲善者必有後宣之家素以善行聞其後將益蕃歷數十

世子孫繼修此譜者屢書不一說指月崖翁爲江陰之初祖范端之功豈非宣之所爲歟舊譜厄於兵燹有不足恨也或者則曰宇文周之時嘗命叱羅氏爲張氏今子何所據獨謂此出於晉之張乎曰叱羅之張稍盛於燕代之間而江南則無有也此非予之私言也葢亦有所受之也

龜巢文稾序　盧熊

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有是言也有能處憂患顛沛之中不爲外物之所搖奪形於言辭無蹙迫憤懣之病有異於昔人之言者惟君子爲能之吾於子蘭先生之文見之矣先生蚤有俊譽嘗爲舊晉仲俞用中諸公所知生平重然諾勇於爲義紬繹經史作爲文章

咸有根柢與人論辨亹亹不少休在鄉里時請復鄒忠公墓寓吳中又請作顧元公廟世俗怵于異端邪說先生因取經傳之言作辨惑編以警之其襟度磊落識見雅正實爲士林所推重洪武十年冬先生之子林以郡府所舉至京師先生以書諗態曰某有舊作學子王著欲板刻之乃爲摘數十篇以從其請子其序之庶不爲瞽蒙矣疑先生避兵時雖漂搖逆旅中所至人欽其德望延致恐後築室松江之旁講授之暇以詩酒自娛態託交十五六年一時倡和若楊維禎廉夫倪瓚元鎮顧瑛仲瑛俯仰之間淪落泉壤先生年逾八十歸隱横山實爲後進之所企慕其所著述有不期于傳而自傳者矣吾友中書舍人閩人張至道評先生之詩雅正

純潔法度整嚴可與傳與厲相伯仲識者以爲名言熊竊窺先生養之厚氣之充言行卓卓如此崧喜聞而樂道之者因以冠之篇端先生姓謝氏自號龜巢老人故名其集爲龜巢文稾云

送浮屠慧師序　　陶安

始吾見遊方之外者入空寂出倫理與吾道不類也旣而行南北歷名山巨刹時與釋子接或博辯多聞或靜默有覺或記閱能文章皆知仁義中正之旨至其祝釐於上有君臣之分焉不忘所自出有父子之親焉羣居怡怡規諷以善有兄弟之情朋友之誼焉則旣與吾道類而又嚴敬其師勤勞不懈一得所傳心領膺服終身不悖而吾黨反難能也從吾游者義興崔生子元來姑孰寓光

孝禪寺寺僧慧師曰巖乃其鄉人因生過余目其威儀則服行戒律者也耳其言論則習聞聖人之道者也其學以無爲爲宗以不二爲法以去死生爲向方以實相具足爲歸宿吾知其有可尙者未幾崔生請曰慧有母在堂其授業之師亦居義興而敬師之禮甚至歲時省視往來以爲常今又將去以其平日好與文士遊故賦詩爲贈願先生序之嗟乎天道不外乎人理佛氏功行之脩無擇於巨細況孝敬之心不衰則其天者全矣吾喜其與吾道類且有吾黨之難能者安得不與之言哉

張景遠詩集序　　陶安

自朔南同文七十有餘年季朝遺老殆盡斯民長養於混一之世

凡詠歌成聲彬彬治平之音矣在昔作者江左宮商振越河朔詞義樸厚當其分裂各隨風氣以專一長迨其末也振越者流於輕靡而意浮樸厚者流於陋率而味寡今風氣相通無間南北能詩之士傑出相望宣宮商於詞義間況景遠張君又自北而南者乎舊居河東徙家毘陵獨喜攻詩雖遇事糾紛常吟哦有雅致歷覽名山巨川仙墟福境輒吐英藻磬其模寫使東南偉觀雄奇靈怪千態萬狀莫能祕於片辭隻韻及情因物觸嬉娛感戚一寓之詩其或游神沖澹託意悠深則又脫氛埃棄雕琢故體格屢變卒歸於治平之音焉且詩亦難矣苟培蘊豐碩志端而遠氣充而宏則形於詠歌自中律度君髮雖斑造進未已猶當揚厲風雅遺芬高

覩兩京六朝之上茲又余之所望也

## 送孫先生序　　　　高啟

濮陽公始鎮暨陽其客丹陽孫先生實爲郡師暨陽當兵後學久廢先生至則顧其俎豆壞缺絃歌不興歎曰是非吾責耶迺言於公曰夫禮義者民之軌國之衛也民不知禮則無以格其非不知義則不能死其上然禮義之教出於學今學廢民其不知敎乎公撫是土而用不教之民緩急其誰與守此公大然之先生乃葺齋祭之廬修講肄之室以與諸生升降乎其中孜孜汲汲日以聖賢之言鐫切之未幾咸知鄉方莫或自惰來游來歌充滿廡下公視事之間亦輒從先生游先生爲言脩齊治平之道與壞理亂之端

與夫政事之是非生民之利病公往往悅而聽之去年冬公易鎭中吳先生適以秩滿告公遂要先生俱東暨陽之大夫士久服先生之訓念其去而無述也乃使來乞文爲啟惟學校之廢尙矣豈俗之難化哉吏少學而師不善教故也當承平時相習爲文具莫有能致其意者及喪亂薦興老生碩儒竄伏草莽抱經而不講先王之教幾熄矣間有欲振之者則圜視而笑其迂曰民且死奚暇事此哉時皆以爲㫫然今暨陽屢殘於兵井邑荒落其民飢困偃踣宜若不可以進於學矣然先生一唱之而興絃誦於呻吟之餘行揖讓於鬬爭之際而無難者是知人無不可教之時而天理民彝之存于其心者未嘗一日泯也啟以先生之善教可書又足以

釋時之惑也乃不辭而序之焉

## 野潛稾序

高啟

余客江上得晉陵徐君友焉嘗出其詩曰野潛稾者屬余序之余以君詩之工覽者宜自得之不待余贅也若其名稾之意則請推言焉夫魚潛於淵獸潛于藪常也士而潛于野豈常也哉蓋潛非君子之所欲也不得已焉耳當時泰則行其道以膏澤于人民端冕委佩立于朝廟之上光寵烜赫為眾之所具仰而潛云乎哉時否故全其道以自樂耕耒耜之夫謝干旄之使匿耀伏跡於畎畝之間惟恐世之知已也而顯云乎哉故君子之潛於野者時也非常也且雷鳴於夏收於冬亦時也方陰氣凝沍百蟄未啟而雷發

焉則妖矣天地閉塞綱紀淪斁而士出焉則謂之何哉傳曰君子在野書曰野無遺賢是時不同而君子之有潛顯也然時可潛矣而欲求乎顯則將枉道以徇物時可顯矣而欲事夫潛則將潔身而亂倫故君子不必于潛亦不必于顯惟其時而已爾凡知潛顯之時者可以語夫道不然雖乎其免矣當張氏擅命東南士之摳衣而趨濯冠而見者相屬也君獨屏居田間不應其辟可謂知潛之時矣及張氏旣敗向之冒進者誅夷竄斥顚踣道路君乃偃然於廬不失其舊玆非賢歟然今亂極將治君懷負所學可終潛于野哉聞君素善易于隨時潛顯之義必自有以審之矣

贈胡生序　高啟

延陵胡氏自文恭公爲宋嘉祐名臣其後子孫登進士第致兩制方伯者以十數故世爲大族文恭之十世孫元威嘗領鄉薦爲校官若承旨濟南張公祭酒隆安魯公皆以國器許之未得試其材遭時孔艱家喪於兵轉徙旅食於湖海者十有餘年去年冬余客吳淞之滸君適避地於此遂相與定交幷識其子景彥余時違郡遠寓荒江岑寂之濱得君父子甚慰時往造其室見其環堵蕭然而父子講易終日超然自得無戚窮慕達之意余深賢之夫世之故家舊族爲子若孫者平居率負以自高及罹變故困踣戎馬之間不能自厲率隳志易業以辱其先者多矣若君父子豈不可嘉也哉今年三月景彥將客邑人蔣氏家來乞言爲別余謂景彥年

壯而學富志強而行恭況熟聞父師之訓固無往而不可尙何待於余言哉然吾聞出之大者望必深望之深者責必重景彥能不以出之大者自喜而獨以責之重者自懼則其進如川之方至吾未能量其所止也文恭之澤未絕中衰而復昌者安知非景彥乎

## 北郭詩集序

蘇伯衡

禮部主事許君文度持其先處士之詩曰北郭集者若干卷求爲之序其雍容俯仰若冠冕紳珮周旋堂陛之上其縱橫馳騁若風雲蜚鳥裝兵行陳之間而其音節曲折則如琴瑟簫磬雜乎並奏而雅韻逸發也余亟讀之不暇而爲之嘆曰美哉乎處士之作也何自而臻此余聞山林江湖風振樹而雨垂淵其間隈壑波濤與

夫石竅木穴遞爲吸吹吞吐舂撞澎湃而洪纖廣隘徐疾以有所胡清越鏗鏘鏜鎝作止散合引唱答和無不中音合節天爲成而地爲設也古人之於詩何獨不然哉其情與事物感觸有憂愁悅豫喪離疾痛也於是焉有歎息嘯歌哭泣呻吟之聲因其聲之韻合言之文而詩者出焉莫非自然也夫惟自然是以不窘於研揣畦町之間有以發其比興之微而極乎人情物理之變今於處士之作見之矣處士鍾粹美之資抱疏通之才執温恭之德而抗高尙之志方鄉邦擾於僞朝時鮮不爲其用以苟升斗之祿處士曾不屑焉盛年廿自放於海濱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拂悱悲思慷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嗟乎與處士並世而遷就委曲

取富貴者非不得時名而爲閭里之所監距今才二十年泯焉與草木同腐者往往而是處士雖布衣沒齒自其在時負能詩聲旣沒而有賢子若文度者發其遺稾彙次成帙剞梓以傳處士之名固當與是集並存天壤間矣以其所得者計之其所取於造物果能優乎哉是爲序

贈筆生張蒙序　　孫作

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遺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卽以常筆與之旣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

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縣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貴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始无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爲善大抵歲有斗絕其兔下上奔突舉身之力皆聚於毫至八九月霜降草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强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强腰强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不得其强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

謬吳興陸用之精於爲筆不在蒙頡之下徙居吳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維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辨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方炎能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

## 送張編修序

唐肅

洪武三年十月戊辰上御奉天門西室翰林臣魏觀宋濂張宣侍宣跪奏曰臣幼失母氏獨與臣父間關亂離中出萬死獲一生犬馬之齒三十矣而未有室人以主中饋具甘旨不孝之罪臣實有

焉今年蒙聖恩由布衣登史館俸食祿貲可爲聘娶計顧職守有嚴不敢以私事謁告願陛下矜焉上笑曰汝壯未有室朕不知也其亟歸圖之宣既拜辭出謁同列曰宣何以報上恩哉宣之情宣之私也而冒昧以請上不惟宥之而且有以成之不知宣之何以得此也有答曰嗚呼人心之能動天者孝而已至尊卽天也豈有孝誠之發而不感夫宸衷者哉君歸而畢事奉親挈偶于于以就養於輦轂之下人生之樂孰大於是然思荅盡臣職而報稱上恩者幸君無忘之也宣曰敢不承教翼日將行僚友唐肅序其事以送之

## 毘陵忠義祠錄序

胡華

毘陵古常郡也而城以忠義名天下所無也而惟常有焉常之忠義前此猶未顯也至宋之末始大顯焉忠義在人心固未嘗泯宜無間於天下古今而獨歸於宋末者有說也蓋常有泰伯季子之遺風自古高節所興由克遜以立風俗君子尚義庸庶厚龐漢魏而降衣冠南渡禮義之俗寖盛迨至趙宋又以忠厚立國當時臣民咸有忠君愛國之心而常之人才風俗愈盛獨異宅郡處常守易寂無所見也時危事變節斯著焉方德祐初元師入境大江東西郡縣皆望風奔潰獨吾常知州姚公訔通判陳公炤與統制王安節等鼓舞忠義爲守禦計且誓與城同存亡卒之糧盡援絕義勇百萬同日被戮無一人降滿城忠義信古今天下所無而僅一

見於吾常者也夫以常之忠義如此至今廟宇不崇祭享不及精忠大節幾於晦塞不有君子表而出之適久而忘終歸泯沒何以激勸天下後世又何以顯常之忠義超絕古今也耶此吾葉君司韶有所感發督合庠友而私祭所由興私祭興而新錄所由著也觀其於文丞相劉都統阮應得萬安僧則識其應祀劉溶則議其不當黜定位次有議人各有贊序列傳鑑志以著其出處有詳略祭有期有品有文立祠府碑與侵毀祠基宇有帖有狀君嘗乞祭於有司有呈後人感慨於忠義有詩一一收錄分爲上下卷復自爲序而列其目於卷首用心密矣叹兒輩俱出門下見而義之將爲鋟梓以廣其傳君因先期走書臬司俾予序焉余惟忠義之事

惟忠義者知所崇重爲能表而出之以勵風化昔孔北海表鄭公鄉而過者起敬文潞公題明道墓而學者知歸吾見斯錄一出而毘陵忠義之名益著忠義著而諸公之英聲偉烈震耀兩間人人知所景仰吾輩又當以君之錄達於朝行將立廟奉祀勒石頌功隆一代崇褒之典而大顯揚於時於以勵高風激頹俗匪直有勸於常抑有勸於天下後世是錄有關於忠義大矣故樂爲之序

忠節錄序　　徐溥

自古忠節之士史必有傳廟必有祀所以表其賢報其功惟恐其人泯沒於世此人心之公也雲南有廟始自國信使翰林待制贈學士諡忠文金華王公禕王公死後二年有湖廣行省參政前刑

部尚書宜與吳公雲繼使其地而死則未有祀之者豈惟未有祀之者且未有知之者矣予少則聞先君論公使事而心向慕之既竊祿於朝嘗自念公之忠節人當表之報之予豈避鄉里之私而使其名不傳哉乃以書告於巡撫雲南都御史王公詔詔以爲己責卽爲奏請於朝始得與忠文並祀於廟仍蒙賜廟額曰二忠而公且得復贈刑部尚書諡忠節於是公之名始傳於人而予數十年向慕之心庶少慰焉公之使事自當載於國史故李太僕應禎平日尤惓惓於公者又嘗爲傳以表公之賢至是予甥翰林編修吳儼復裒其事爲忠節錄錄成告予當序其首竊觀公之使事豈直追及古人而已殆有過之者蓋當洪武初天下既定獨雲南以

嶮遠未下高皇帝始遣忠文往諭既被害乃再遣公因有爲朕作陸賈之語夫當尉佗自王南越賈爲漢使說之臣服其事固善然賈之橐中裝則不少矣未免爲持節之累觀公之能死身且不顧使當時雲南遂下饋之金帛受之乎使佗不服則賈萬無死之理何也其爲乎身與家者重也是以公死後其子徽蒙朝廷賞延之與僎得一太學生至今諸孫僑居湖湘貧乏無依視賈之五男子雖若不及然前人之淸風光被多矣此所謂過乎古人者也公既廟食雲南鄕人復祀於先賢祠獨其諸孫可憫倘當治其田廬圖返其故居云

救荒活民補遺書序　王直

救荒活民補遺書者江陰朱維吉氏所輯也宋嘉泰中從政郎董煟有志於惠民慮夫凶歲或有不遂其生者乃取歷代救荒之政賢士大夫議論施設之方爲書三卷上之朝廷而頒于中外其用心仁矣有元張光大又取當時救災卹民之事編萃而附益之其心猶煟之心也至今二百餘年矣維吉得而觀之曰是書也民命之所繫也其可以弗傳乃爲正其譌補其缺而去其繁文又以本朝列聖所下詔敕有關于荒政者及採爲善陰隲所載前代救荒獲吉之人續之間以己意爲之論斷名曰救荒活民補遺書請于父善慶甫鋟梓以傳四方欲使天下長民之吏仁民之君子一遇凶年得舉而措之庶幾斯民無一不得其所維吉之心何其厚于

仁如此哉朱氏江陰故家而維吉性最孝再刲股肉以愈母疾士大夫歌咏之聖天子篤意養民慮有水旱之災詔諸有司豫爲備維吉念父有德善而未沾一命郎出穀四千石以歸有司助振貸冀假寵以爲親榮朝廷降敕旌其孝義復其家維吉初以孝聞而繼以義顯予嘉其能進於善皆爲文以張之今觀是書而又知其仁維吉之善果能進進不已哉君子之於仁也施必自近始然於遠者或遺焉其心非不欲及遠也勢有所不逮也故必思所以繼之苟有以繼之則仁之施溥矣維吉之惠施于鄉而未能及于天下故繼之以是書使是書也傳之於無窮則維吉之惠之及于人者豈有窮哉故爲之序使傳焉

送大參陳君朝用赴任序　何喬新

聖天子臨御之二十年春天下藩臬郡縣率職來朝詔吏部御史臺考其罷劣者黜之老且病者俾致其事而愼簡內外庶官材且良者往補之于是無錫陳君朝用自虞部郎中選福建布政司參政命下凡朝之大夫君子皆喜曰是眞足以任藩垣之寄者也而閩之士在都下者亦相語曰是必能綏甯吾邦矣盍朝用東吳名家以明經擢第初爲司勳主事溫恭愼密克舉其職遷考功員外郎再遷郎中廉公明恕黜陟惟允在虞部勤敏有爲處劇任裕如也其賢聲孚於人人久矣故峻陟名藩人皆以爲宜喜之深而望之重也朝用將行其僚友繕部郎中鄭君齡等屬予言贈之予之

言何可取豈以予嘗佐閩臺頗知閩之土風與官政之宜而欲聞之邪予固願爲朝用道之閩爲郡八爲州一爲縣五十三連山峙其北巨海浸其南自唐以來莅茲邦者若常袞蔡襄之屬皆一代之偉人而龜山考亭諸大儒皆生於其間文物之盛風俗之懿冠冕他藩以朝用之賢往莅之其政之易行職之易舉可知矣雖然今日之爲政者亦難矣世之君子有尙嚴者嚴之弊馭下如束溼亦有尙寬者寬之弊百蠹生焉有降志抑情斬不得罪於巨室者矣則譏之曰是閭右之廝役也有薙强弭暴以煦嫗小民者矣又譏之曰是窶家之乳媪也嗚呼爲政者欲望名譽之光難矣哉然予聞之君子之政爲其當而已不必矯也矯則偏偏則其民病病

則怨且誹生焉故書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朝用敷其政宜何如嚴而不至於殘也寬而不至於弛也巨室不可得罪而亦不可縱惡也小民在所當邺而亦不可惠姦也以是處之斯善矣異時成茂績揚休聲躋顯秩以垂光於簡策以媲美於前代之偉人者非朝用而誰哉遂書以贈

重刊黃楊集序　　何喬新

錫山華先生彥清在勝國時以詩名於吳中所著黃楊集門下呂緯文鋟梓以傳歲久譌且缺其元孫守方購得善本正其譌補其缺重刊於家然守方甚重斯集不輕以傳諸人雖子姓宗戚求摹印者亦靳不予守方之族弟烈舒進士擢建昌郡推以斯集傳之

未廣慮久而湮滅乃捐俸重刊以廣其傳屬予序予惟詩之爲言可以觀風俗察政治有元一代俗漓政厖無足言者而其詩矯宋季之委靡追盛唐之雅麗則有可取者葢自郝伯常姚公茂鳴於北方而馬伯庸薩天錫諸公繼作楊仲宏范德機倡於江南而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從而和之及其久也上自臺閣名公下至山林逸士外至徼塞部長往往以詩名家雖其間不能無纖豪之譏纖巧之病要之不失爲能言之士也先生之詩温麗靜深視當時能言之士葢相頡頏予嘗攷元詩見於編選者如所謂皇元風雅元詩體要之類其採取博矣而先生之詩乃遺焉豈非所傳未廣而選者未之見歟此郡推君所以惓惓重刊以傳也斯集旣傳吾知

世有選元詩者於先生之詩必有採取焉而元之風俗政治亦因可見矣禮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若郡推者非所謂明且仁者耶先生諱幼武其別號栖碧益取太白詩中語也

## 容春堂文集序

王鏊

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敷腴而暢文如韓柳可謂嚴矣其末也流而為晦甚則艱蹇鉤棘聱牙而難入文至歐蘇可謂暢矣其末也流而為弱甚則熟爛萎薾冗長而不足觀蓋非四子者過學之者過也學之患不得其法得其法則開闔操縱惟意所之嚴而不晦也暢而不浮也文而至是是可以入作者之室矣董南畿學

政侍御張君手一編授予曰是爲戶部侍郎無錫邵公之文龍山巷嘗師焉將梓刻以傳唯先生序之初予承乏翰林北上公時始得解過余舟中出所著賦予因以超然脫去凡近其後予官於朝公亦敭歷中外恨不能即而友之亦未克沃而忘之也今茲予告歸公亦歸臥無錫地孔邇而亦不能朝夕數數獨時得詩讀之體裁簡重興寄閒遠未嘗不改容欽歎而恚不可多致今乃得其全觀之知公之用力於斯也久其志直欲追古人而並之不爲近世之詞而已也是足以傳矣或問公文焉師曰是非予所及知雖然公蓋師韓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其古歌詩蓋有晉魏之風焉而亦有不似者何師其意不師其詞此固韓公語也師韓而不必似

韓此善學韓者也所謂嚴而不晦者也公年未及懸車當朝廷渴賢之日公將復起大見功業不徒託之文章而文章之出將日富以深又非予所能涯者姑以是題其首併復侍御君何如也

## 善權寺古今錄序

王鏊

宜興善權寺僧方冊裒其寺古今石刻碑文彙次爲十卷以授予曰願有紀盍江南多古剎而善權號最勝靈壇龍洞有怪偉瓌絕之稱寺創於南齊之建元唐會昌中寺毀咸通八年鳳翔節度使李蠙奏復之始捐田充常住且條事例榜諸寺此見於唐碑可考者也南唐時所謂九斗壇者斂於道流乾德五年復之乾道中撫幹陳宗道舍田三百餘畝其後蔣氏王氏鄭氏畢氏咸舍田爲寺

以益贍建炎元年李忠定公綱重嚴像設咸淳二年大學士李曾伯加宏拓焉此見於宋碑可考者也元至正中寺乃以田爲授有印禪師者復歸諸民國朝正統間周文襄公巡撫江南嘗禱雨寺之龍堂有應成化間又得禪師濟川住山寺以復整册濟川之法嗣也此又見於元國朝之碑可考者也邇近又於寺後所謂國山者得孫氏封禪之碑遂以冠焉又錄古今詩總若干首併附於後自孫氏天策元年迄今宏治甲子千有餘年世變凡幾而山鑱野刻宛然具在其佛殿蓋唐故物也巋然猶存豈眞有神物護持者乎將佛之道自能久也孫氏封禪歐陽氏固已論之予獨以咸通建炎南方蓋多事矣意其日不暇給而政府乃得優游以及於此

郛抑以爲福田利益者乎蹟碑所載世於兹寺或崇之或毀之或施之或斂之或歸之則佛之興衰自有時乎而世道升降亦因有可考者碑其可少哉册於是可謂有勞矣予故爲序之若其山水之勝則他日放舟湖上徑叩禪扃細搜靈蹟償所願焉

謝邑大夫丁公奏均田賦序　吳仕

予惟爲治之道均爲要曰均者使之得其平之謂也得其平則得所矣其不均之爭者譬之物不得其平者之鳴也其鳴也爲怒爲詈爲鬬且訟焉其又甚爲甲兵之構焉皆不均招之也古之聖王知其然也爲之君長以御之爲之法度以維繫之爲之權衡度量以制其輕重多寡長短之節皆所以均其不均者而使之均也其

在大學於家於國於天下而曰齊曰治曰平云者固均之別名耳

周禮天官冢宰之職曰均邦國曰均萬民而大司徒均齊天下之

政則又有均人焉以均地政地職地守所謂地政田賦之類是已

然則均之政其不可以已而政之當均者又孰如財賦焉先乎吾

常爲禹貢揚州之域其屬五其土均也而吾邑之賦之輸視諸邑

倍焉其爲不均也大矣國初以來吏民之奔訴於朝者不知其幾

而卒莫之省吾邑之民殫出竭入俯首以就輸者盖百五十年於

兹饑寒困踣日以益甚嗟咨怨憤若不勝堪我丁侯覩象之初問

民所疾苦而有得焉乃列於朝我皇上方建皇極以臨天下蕩蕩

平平之治時其有臻而侯疏適至宸衷爲惻遂下大司徒議可尋

又下之撫臣下之郡縣議以克協乃省其秏餘若干石而國計不虧民痛若失於是邑之耆宿士民歡欣蹈舞戴侯之德而爲之歌歌曰我赤立兮孰授我以廣衣衣則有敝兮侯之庇我無改爲又歌曰我枵腹兮孰飼我以餔糜糜則有竭兮侯之恩我無窮期既又合而爲之歌曰粟粒衣縷兮維侯之遺匪侯之遺維天王尸之民既爲之歌又相率赴予俾爲之序以傳雖然天下之不均者豈惟一賦稅哉使侯爲司徒則必均齊天下之政如周禮所云又進而秉國均焉則又當舉天官冢宰之職以佐王均邦國而九州四海無不均之歎者未必不自今始書以俟之

## 送邵國賢詩序

李東陽

進士邵國賢之知許州也朝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皆歎且惜之

曰國賢奈何作郡國賢刻意經史工文翰不習書簿不宜作性沖

簡好靜不與世故相涉不宜作體質臞弱殆不勝衣不耐居起不

任於跋涉奔走之事不宜作然則國賢之不免於郡者其固以是

邪今明習律例不泥於章句篇翰之藝則謂之才諳人情達事變

不限於小廉曲謹之節則謂之通披豁軒舉不爲跼縮拘滯之態

則謂之奇偉疆力是三者要可臺諫華可曹省無所嚮而不得此

今日之輿論莫有能易焉者也若翰林以制作爲職中書以揮染

爲事行人以奉使宣令爲務則今之所謂閒官散地不必是三者

而後得如國賢者而亦弗得焉何哉予嘗言天下之才當爲天下

惜之梓人之用木必曰此可以梁此可以桷玉人之製器必曰此可以瑚璉此可以珩琚以此易彼雖才且美不適於用而況指擿之訾議之蔑其有餘幸其所不足以自棄其才而不恤者獨何為其情也然亦有說焉勞者愛之方也詘者信之勢也操矢者必引而收之然後可以致其遠治劒者必揉而晦之然後可以發其耀造就成全之術抑或有當然者耶然則今日所以處國賢者固將為天下惜之也若匡衡之文學不以緣飾吏事不過為書生陶侃之才略不致力於兵革不過為豢養之子弟士之自處亦烏肯耽嗜暇逸屑屑於文字間哉州之職縣之所仰藩府之所責成其政甚劇許當道衝方困於旱暵居者相殘而流者尚未復殆所謂盤

根錯節者也國賢勉哉抔爵邺患鋤强植弱偏於一郡而浹於齊民俾人知文士之適於用如此政之不槩乎貎與力如此亦以見予之言非私於國賢也如此國賢勉哉予在場屋以文字知國賢久而得之益深予之惜之有甚於人人者故輯諸君所賦之詩序以贈之

## 雙瑞詩序

李東陽

太子太傅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宜興徐公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時以太夫人喪廬墓於瑞雲山側朝夕號慟悲不能勝乃有二白鳩栖隴樹未幾復有二白鷴游洑溪之上徊翔哀鳴若感若慕累數月不去鄉人異之今少詹事陸君廉伯目爲雙瑞流聞

搢紳能詩賦者皆與有作久而益富比得而盡觀之竊惟人之身與天地同體故心正氣順感而成祥小者關一家大者繫天下不可誣也若鳩鴈之色以白爲奇其數皆偶又奇之一物並集馴久而不去其奇尤甚古稱禽鳥得氣之先而孝爲行之首感召符合豈偶然之故哉公氣和德粹文足以華國量足以容物固天地所儲育爲天下用而純誠至孝又足以格高明動幽遠豐功偉烈於此有徵焉葢自還朝以來歷禮曹階選部爲著勳積至入內閣在天子左右操造化之柄以對時育物二十年間功澤所被和氣所召將使簫韶之鳳儀於虞廷越裳之雉貢於周郊所謂家國一機忠孝同理益於是乎驗矣夫徐憲之白鳩以孝稱張九齡并以忠著

其爲應固有大小而公瑞實倍之㳟修忠之孝固一代所具瞻者也況晚生後學蒙陶鑄之德得於觀感之餘者其可不摳袂開口爲天下先哉宏治癸丑進士之爲庶吉士者二十人各擬爲詩篇成而未敢獻間以質予予方奉命領教事諭之曰凡朝廷所造就諸老先生所教育者惟忠與孝也體諸身形之言取之乎繩轍模範之間固而輩所得爲者又何讓乃序諸卷端以遺公之子元楷輩請相與藏之而公亦不得而與云